

【汉英珍藏本】
世界名家精品英汉对照系列·第二辑



唱响凡尘的千年圣歌 震撼世间的百年经典

纪伯伦经典诗歌

Classical Poems of Gibran

〔黎巴嫩〕 卡里·纪伯伦 著 本书编委会 编译

欣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世界名家精品英汉对照系列·第一辑

唱响凡尘的千年圣歌 震撼世间的百年经典

纪伯伦经典诗歌

Classical Poems of Gibran

(黎巴嫩) 卡里·纪伯伦 著 本书编委会 编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伯伦经典诗歌/《世界名家精品英汉对照系列》编委会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12
(世界名家精品英汉对照系列.第1辑)
ISBN 7-80208-434-2
I. 世...
II. 世...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②诗歌-作品集-世界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750 号

书 名:纪伯伦经典诗歌

作 者:本书编写组

责任编辑:邓中好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威远印刷厂

字 数:1000 千字

印 张:75

印 数:5000

印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08-434-2

全套定价:99.00 元

作者介绍

在黎巴嫩,有一位天之骄子,据说先知在他的身上复活,用一种超越东西方障碍的独特思想向世人讲述亘古不变的永恒箴言。他,就是纪伯伦。

纪伯伦诞生于 1883 年,他出生在伊斯兰教国家,却成长在基督教国家的美国家庭中。

父亲哈利勒(1844-1909)曾是负责征收牲畜税的乡官。母亲名叫卡米莱(1864-1903),以精力旺盛、聪明干练闻名乡里,与哈利勒结婚之前,曾嫁给堂兄哈纳·阿卜杜·萨拉姆(客死巴西)。卡米莱曾随他去巴西,生下儿子布特鲁斯。第二次,她嫁给自己一个亲戚优素福·伊里亚斯·吉阿基阿。但此次婚姻一开始便不顺利,不到一个月时间,丈夫便撒手人寰。之后,她嫁给了哈利勒·纪伯伦,生下纪伯伦、玛尔雅娜和苏尔丹娜。母亲对纪伯伦的影响是巨大的。

纪伯伦五岁时,被送进距离卜舍里很近的马尔·耶沙阿修道院小学,接受读写规则训练。在这期间使纪伯伦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得以发展的是赛里姆·达希尔医生。纪伯伦对他的恩泽牢记不忘。这位医生逝世于 1912 年,纪伯伦曾以动情的言辞哀悼他,文章发表在《西方明镜》上。他写道:“雪杉青年逝去了。雪杉的儿女们,来吧,让我们用月桂树叶和玫瑰花做的尸床抬着他,遍游山谷和坡地吧!”

纪伯伦在故乡美丽的大自然怀抱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那里有黎巴嫩最神圣、最引人入胜的风光;神杉和卡迪沙谷地的美景从不曾离开他的心神与想像,这些都曾给予过他无数启迪,为他的文章言辞与绘画色彩注入了难

以言尽的美。

纪伯伦刚满十二岁，家庭生活遭遇重大灾难，父亲被控侵吞税款而入狱，财产被查封。

卡米莱竭力挽救局势，但毫无结果。1894年，她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卜舍里，前往巴黎，通过一位亲戚，要回了部分财产，继而从法国首都举家迁往美国。1895年到达波士顿，定居在华人区。

在波士顿，母亲和布特鲁斯经商，妹妹玛尔雅娜和苏尔丹娜则为邻居打工。纪伯伦进入一所平民学校，继续学习。一位英文女教师注意到了纪伯伦的天赋。纪伯伦也引起了艺术家法里德·荷兰德·戴伊的注意。戴伊接受了纪伯伦，并领他走上艺术之路。

1898年，是纪伯伦在平民学校度过的最后一年，他结识了美国女诗人约瑟芬·毕布迪(约瑟芬·布鲁斯顿)。纪伯伦为她画了像，女诗人写信给戴伊说：“这幅画像，对我来说是一桩幸事。”

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同时也实现自己童年时代的梦想，纪伯伦于1898年回到黎巴嫩，进入著名的“希克玛”(睿智)学校读书。他在这所学校读书三年，受名师指导，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法语。胡里·优素福·哈达德就是名师当中的一位。

在黎巴嫩期间，纪伯伦数次返回故乡卜舍里探望父亲，并结识、爱恋上了一位富家小姐。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以他的中篇小说《被折断的翅膀》里的结局而告终。后来，有人问起小说里的恋情故事是否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说，《被折断的翅膀》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

在贝鲁特，纪伯伦还结识了艺术家哈比卜·苏鲁尔(1860-1927)和曾担任黎巴嫩国家元首的阿尤布·塔比特(1882-1947)及其胞妹苏日丹娜·塔比特；有人说，这位姑娘或寡妇就是纪伯伦的初恋情人。

1902年4月纪伯伦得到小妹妹苏尔丹娜逝世的消息，于是，他离开黎巴嫩，重返波士顿。

在这一阶段,纪伯伦还经历了一系列悲剧:同母异父哥哥布特鲁斯逝世(1903年3月,一说1902年3月12日),母亲逝世(1903年6月,一说1902年6月26日)……也相继迎来了命运的转折,首先是1904年在戴伊先生的关怀下举行画展并由此结识玛丽·哈斯凯勒(1873-1964),正是这位他的终身好友将他推向了文学艺术成功之路。哈斯凯勒介绍纪伯伦认识了法语女教师米士琳,纪伯伦喜欢她并为她画了肖像。纪伯伦还结识了艾敏·欧莱卜,他办的《侨民报》为纪伯伦打开了通往阿拉伯世界的大门,使纪伯伦作为阿拉伯世界空前的诗人出现。《梦景》一文便是起步的星星之火。

1905年,纪伯伦发表第一部作品《音乐短章》。

1906年,艾敏·欧莱卜为他出版《草原新娘》。

1908年,纪伯伦发表第三部作品《叛逆的灵魂》。

玛丽·哈斯凯勒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慧眼识才的她,也是纪伯伦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洋“女伯乐”。在她的鼓动和资助下,纪伯伦前往艺术之都,于1908年6月末到达巴黎,受教于世界艺术大师罗丹。在那里,他眼界大开,见识了古典流派和新流派等各种艺术流派,并在高利扬科学院研究了这些艺术流派。他还访问了许多著名画家,参观了巴黎和伦敦的许多博物馆、古迹和美术馆,随行者有他的好友、希克玛学校的同学优素福·侯维克和艾敏·雷哈尼。

1909年,他获悉父亲去世。

1910年10月22日,纪伯伦离开巴黎,在掌握了艺术秘密、心与眼饱受艺术熏陶之后,回到波士顿。

1910年11月初,纪伯伦在波士顿参加了成立于1911年的“金环学会”的创建工作。该学会的宗旨是让黎巴嫩、叙利亚侨民了解波士顿事件,支持他们举办的所有文化活动。

1912年5月,纪伯伦访问了“金环学会”邀请的客人、巴哈教领袖阿布杜·巴哈·阿巴斯,并为他画像。

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纪伯伦是一页传奇;在世界文学史上,纪伯伦的艺术风格也是独树一帜。他的作品融合了东西方心灵精髓,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箴言。诗人说,它是诗化的哲学;哲人说,它是充满哲理的诗;恋人在这里看到了爱的定义;艺术家在这里看到灵魂的颜色;年轻人在这里找到火一般的热情;老年人在这里找到了生死之道……

《纪伯伦的诗》包括《先知》、《沙与沫》、《疯人》、《流浪者》等作品,它代表了纪伯伦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用英文所写的作品。《先知》出版于1923年,被纪伯伦视为自己的“第二次诞生,第一次洗礼。”这也是纪伯伦的巅峰之作,一经出版就轰动了全世界,译文多达五十几种语言,欧美评论家将它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相提并论,称之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它超越了时空、国界的限制,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满足了不同心灵的需求;它富于音韵之美的文字,宛如天籁之音,传达出人生的真理,让所有困顿彷徨的人们,得到慰藉与鼓舞!

纪伯伦作品受到如此的欢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深沉的哲学思考与火一般的激情,更主要是人们从他那睿智的人生哲理中得到顿悟!这一点在《疯人》、《沙与沫》、《流浪者》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疯人》是纪伯伦用英语写的第一部最具讽刺性、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书中一篇篇语言优美、含义深刻的寓言,颂扬了真善美,鞭挞了虚伪、懒惰与怯懦。字里行间里渗透着诗人对社会和自身全新的认知!

《沙与沫》是纪伯伦的一部格言集,字数不多,长短不一,短的只有一句,长的有十几句,但句句都充满了诗情和哲理,阐明了他对人生、爱情、艺术与生死等重大问题的理解。

《流浪者》是纪伯伦晚期的作品,同样是通过一则则寓言故事,描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犹如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在向年轻人倾诉自己的心声。

纪伯伦的作品独具风韵。他的文笔轻柔、凝练、隽秀,宛如行云流水;语词清新、奇异、俏丽,色彩斑斓夺目;哲理寓意深邃,比喻别致生动,想像力无比

丰富;加上那富有神秘格调的天启预言式语句,还有铿锵有力的音乐节奏感、运动跳跃感,构成了世人公认的热烈、清秀、绚丽的独特风格,被世人誉之为“纪伯伦风格”。

在纪伯伦的作品里,我们读不到颓废。读不到愤怒,读不到仇恨……却能领略到真情与深思、婉约与凝重、睿智与纯真、深邃与犀利交织互融的美丽;仿佛他的思想,正穿透了岁月的层层阻隔,向我们轻轻诉说着他对人类、祖国和民族的赤诚爱恋,对自然与美好的热切渴盼。轻轻地将他的作品捧在手中,便会掂出时光的分量。

同时,纪伯伦还是位热爱祖国、热爱全人类的艺术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写下了传遍阿拉伯世界的诗篇《朦胧中的祖国》,他讴歌毕生苦恋的祖国:“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爱与美是纪伯伦作品的主旋律。他曾说:“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全部人类都是我的乡亲。”他反对愚昧和陈腐,他热爱自由,崇尚正义,敢于向暴虐的权力、虚伪的圣徒宣战;他不怕被骂作“疯人”,呼吁埋葬一切不随时代前进的“活尸”;他反对无病呻吟,夸夸其谈;主张以“血”写出人民的心声。

文学与绘画是纪伯伦艺术生命的双翼。纪伯伦的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后期创作则以散文诗为主。此外还有诗歌、诗剧、文学评论、书信等。

纪伯伦的画风和诗风一样,都受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的影响,所以,文坛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期间,罗丹曾肯定而自信地评价纪伯伦:“这个阿拉伯青年将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纪伯伦的绘画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在阿拉伯画坛占有独特的地位。他毕生创作了约七百幅绘画精品,其中的大部分被美国艺术馆和黎巴嫩纪伯伦纪念馆收藏。

在东方文学史上,纪伯伦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既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又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他善于在平易中发掘隽永,在

美妙的比喻中启示深刻的哲理。另一方面,纪伯伦风格还见诸于他极有个性的语言。他是一个能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作的双语作家,而且每种语言都运用得清丽流畅,其作品的语言风格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方读者。美国人曾称誉纪伯伦“象从东方吹来横扫西方的风暴”,而他带有强烈东方意识的作品被视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

1931年4月10日,纪伯伦病逝于美国纽约。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以深沉的哲学思考和火一般的激情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在文学史上永久不衰的篇章,征服了一代代读者的心灵。

目 录

Contents

先知 1

The Prophet

沙与沫 105

Sand and Foam

流浪者 163

The Wanderer

疯人 203

The Madman

The Prophet

先知

To wake at dawn with a winged heart
and give thanks for another day of loving;
To rest at the noon hour and meditate love's ecstasy;
To return home at eventide with gratitude;
And then to sleep with a prayer for the beloved in your heart and a
song of praise upon your lips.

清晨时分,带着一颗愉悦的心醒来,
感谢这又是爱意盎然的一天;
午时静休,在爱的心旷神怡中展开遐想;
日暮降临,带着感恩的心返回家中;
夜晚睡前,为你心中的挚爱者衷心祈祷,吟诵着赞美诗入眠。

船 来 了

那当代的曙光,被推选而被爱戴的阿穆斯塔法,在奥菲利斯城守望了十二年,只为等候他的那艘船到来,好将他载回他出生的岛上去。

转瞬间十二年过去了,正值绮露“收割月”的第七天,他缓步走出城攀上山巅,向远处大海眺望;他看到了他的船正从氤氲薄雾中驶来。

他的心扉豁然敞开,愉悦之情翩然翱翔于这大海之上。他微合双目,在灵魂的静谧深处祈祷。

但是,当他举步走下山冈时,突袭而至的悲哀漫过他的心头,他暗忖:

我怎能抛尽这别绪离愁,平静地离开?不,我无法不携带灵魂的隐痛离此城而去。

在这座城市里,我度过了无数漫长白昼的痛苦和无涯长夜的孤寂;然而,谁又能了无牵挂地将这些痛苦和孤寂抛弃?

这里的每一条巷陌都曾经遍撒着我心灵的断章,还有众多我所怜爱的孩子们,他们光着脚在山野中漫步。我的心无法做到毫无伤痛与负担地与他们分离。

今日,我并非脱掉一件外衣,而是将一层肌肤亲手剥去。

我抛之身后的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颗由饥渴滋生的甜怡之心。

然而我却无法再流连此处。

我必须扬帆远行,那召唤众生的大海正在把我呼唤。



若要留下,则意味着我那在夜间炙热燃烧的生命之火将逐渐冷却、凝结成晶。

若能把这里的一切都带走,我该是何等快活!然而我又怎么能够呢?

声音不能带走唇齿赐予它高飞的羽翼,惟有自己孤独地搏击长空。

雄鹰必须远离巢穴,才能独自拥抱阳光。

当他行至山麓,再次眺望大海。他看见船已靠港,站在船头的水手,正来自他的家乡。

他的灵魂向他们大声疾呼,他说道:

我祖先的子孙们啊,你们这些弄潮的勇士,

你们曾无数次航行在我的梦里!而今,在我清醒之时到来,驶入我更深的梦境。

我已整装待发,心中的渴望早已扬起风帆,只待乘风起航。

让我在这沉静的气息中再呼吸一次,再回首一次投下深情的瞥视。

然后我就会加入你们中间,成为水手中的一员。

而你,苍茫的大海,无眠的母亲,

惟有你才能使江河湖泊归于平静和自由。

这溪流只要再蜿蜒流转一回,再在林野低唱浅吟一曲,

我就会奔向你,如同自由的水滴融入无边无际的海洋。

他一路走着,看见人们纷纷从遥远的农田和葡萄园中涌出,蜂拥而至城门。

他听见他们呼唤着他的名字,在纵横的阡陌间奔走相告,递传着他的船即将到来的消息。

他自言自语道:

离别之日是否就是重逢之时?

我的夕阳是否就是我的晨曦?

那些将犁田的犁耙、酿酒的酒轮放下的人们,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我是否应将心魂化为挺拔的碧树,赠予他们累累硕果?

我是否应将渴望化为汨汨清泉,注满他们的杯盏?

是做全能者手中拨弄的竖琴,还是做那任众人的气息穿越我身躯的长



笛？

我始终追寻那种静寂，可在静寂中我究竟获得了怎样的宝藏，使我能自信地向他们布施呢？

假如这是我收获的日子，那么，我曾在哪个被遗忘的季节于哪片田中播撒过种子呢？

倘若这的确是我高举灯盏之时，那灯中的赤焰肯定并非我亲手点燃

我举起的灯盏空虚亦黑暗

是夜的守护者将其注满油后点燃。

他开口讲述这些话，可还有万语千言藏于他的心田。因为他无法将自己最深的隐秘和盘托出。

他一进城，众人皆来欢迎，万众齐声地呼唤他。

城中的长者来到他面前说道：

请不要离我们而去。

你就是我们朦胧中的白昼，你的青春赋予我们美妙的梦想。

在我们之中，你既非陌生人，也不是旅客，而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挚爱的人。

不要使我们的双眼因渴望见到你的容颜而酸楚。

男女祭司对他说：

如今，请不要让海浪将我们分开，

使你在我们中间共度的时光成为回忆。

你的精神曾与我们携手同行，你的身影

曾是映照我们面庞的光芒。

我们是这样的爱你啊！尽管那爱悄然无

声，还有面纱遮挡。

但是它现在正在高声地呼唤你，愿意在你面前坦陈自己。

除非离别之际已至，爱才体会出自己的深浅。众人纷纷挽留他。

但他却并未答话，一直无言地垂首。

站在他身边的人们看见他莹润的泪珠滴洒在胸前。

他携众人一同向圣殿前的广场走去。



圣殿里面迎出一位女预言家,她叫埃尔米特拉。

他目光柔和地注视着她,因为在他抵达本城的第一天,她便找到他,虔诚地追随他,成为他的第一个信徒。

她向他敬贺道:

上帝的先知,至高无上的探索者,漫长的岁月中,你始终向远方寻找你的航船。

现在你的船儿来了,你必须归去。

你对于那记忆中的故乡如此渴望,对期盼的居所是如此炽烈地向往。我们的爱,不能把你牵系;我们的恳求,也不能将你留住。

然而在你离去之前,请将真理昭示予我们。

我们将把它传给子孙,他们再传给他们的后代,令其永不泯灭,永恒如新。

在你孤独时,曾审视过我们日间的生活;在你不眠的时刻,曾倾听过我们梦中的悲喜。

因此,请向我们展示出真我吧,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所有关于生与死的一切。

他回答道:

奥菲利斯城的人们啊,除了此刻激荡于你们灵魂中的那些事情,我还能说什么呢?



THE COMING OF THE SHIP

Almustafa, the chosen and the beloved, who was a dawn onto his own day, had waited twelve years in the city of Orphalese for his ship that was to return and bear him back to the isle of his birth.

And in the twelfth year, on the seventh day of Ielool, the month of reaping, he climbed the hill without the city walls and looked seaward; and he beheld the ship coming with the mist.

Then the gates of his heart were flung open, and his joy flew far over the sea. And he closed his eyes and prayed in the silences of his soul.

But as he descended the hill, a sadness came upon him, and he thought in his heart:

How shall I go in peace and without sorrow? Nay, not without a wound in the spirit shall I leave this city.

Long were the days of pain I have spent within its walls, and long were the nights of aloneness; and who can depart from his pain and his aloneness without regret?

Too many fragments of the spirit have I scatterd in these streets, and too many are the children of my longing that walk naked among these hills, and I cannot withdraw from them without a burden and an ache.

It is not a garment I cast off this day, but a skin that I tear with my own hands.

Nor is it a thought I leave behind me, but a heart made sweet with



hunger and with thirst.

Yet I cannot tarry longer.

The sea that calls all things unto her calls me, and I must embark.

For to stay, though the hours burn in the night, is to freeze and crystallize and be bound in a mould.

Fain would I take with me all that is here. But how shall I?

A voice cannot carry the tongue and the lips that give it wings. Alone must it seek the ether.

And alone and without his nest shall the eagle fly across the sun.

Now when he reached the foot of the hill, he turned again towards the sea, and he saw his ship approaching the harbour, and upon her prow the mariners, the men of his own land.

And his soul cried out to them, and he said:

Sons of my ancient mother, you riders of the tides,

How often have you sailed in my dreams. And now you come in my awakening, which is my deeper dream.

Ready am I to go, and my eagerness with sails full set awaits the wind.

Only another breath will I breathe in this still air, only another loving look cast backward,

Then I shall stand among you, a seafarer among seafarers.

And you, vast sea, sleepless mother,

Who alone are peace and freedom to the river and the stream,

Only another winding will this stream make, only another murmur in this glade,

And then shall I come to you, a boundless drop to a boundless ocean.

And as he walked he saw from afar men and women leaving their fields and their vineyards and hastening towards the city gates.

